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五十回 狄貢士換錢遇舊 臧主簿瞎話欺人

花娘莫信已從良，刻刻須防本是娼。休恃新人恩倍厚，直思舊友技偏長。 守宮深恨縲繫縛，出閣惟圖翮羽揚。說謊繡江臧主簿，想來前世出平康。

再說狄希陳雖然做了一年多的秀才，文理原不曾通，不過微天之幸冒濫衣巾。若肯從此攻苦讀書，還象小學生一般，受那先生程樂宇的教誨，這樣小小年紀，資質也算聰明，怕那文理不成？無奈那下愚不移的心性，連自己竟忘記了那秀才是別人與他掙的，居之不疑。兼之程先生又沒有甚麼超凡遠見，學生進了學，得了謝禮，這便是收園結果，還與他做甚麼惡人？憑他「五日打魚，十日曬網。」

不料新宗師行了文書，要案臨繡江歲考。他道幸可屢微，絕不介意。狄員外夫婦原是務農之家，那曉得兒子的深淺？倒是薛教授替他耽愁，來請狄賓梁商議，說道：「如今同不得往年，行了條邊之法，一切差徭不來騷擾；如今差徭煩，賦役重，馬頭庫吏，大戶收頭，黏著些兒，立見傾家蕩產。親家，你這般家事，必得一個好秀才支持門戶。如今女婿出考，甚是耽心，雖也還未及六年，卻也可慮，倒不如趁著如今新開了這准貢的恩例，這附學掣納繳纏四百多金，說比監生優選，上好的可以選得通判，與秀才一樣優免。這新例之初，正是鼓舞人的時候。依我所見，作急與他乾了這事。又在本省布政司納銀，不消逕上京去。」

狄賓梁從來無甚高見，又向來自從與薛教授做了親戚，事事倚薛教授如明杖一般，況且這個算計又未嘗不是。狄賓梁深以為然，依其所說，糶糧食、賣棉花，湊了銀子，自己同了狄希陳來到省下，先尋拜了學道掌案先生，商確遞呈子掣例。那掌案先生是黃桂吾。狄賓梁領了狄希陳拜見，先送了一兩贄儀。黃桂吾將掣例的規矩對他說了仔細，又說：「廩膳納貢比附學省銀一百三十兩，科舉一次免銀十兩。這省銀子卻小事，後來選官寫腳色，上司見是廩監，俱肯另眼相待，所以近來納監的都求了分上，借那廩增名色的甚多，就是我們書吏中也常常的乞恩稟討。」

狄賓梁問道：「如老哥們替人討這廩生名色，約要多少謝禮？」黃桂吾說：「把那省下的銀子盡數拿出來做了謝禮。本生圖名，我們圖利。外來的分上多有不效不著；親切的座師，相厚的同年，當道的勢要，都有拿不准的。只是我們討的，一個是一個，再沒走滾。」狄賓梁問：「小犬不知也可以仗賴麼？」黃桂吾道：「這極做的麼！作候廩名色是一百三十兩，作科舉一次銀十兩，共銀一百四十兩。」狄賓梁道：「這銀子不是叫我又添出來，不過還是掣例的銀內抽分的。一一奉命，日西即來回話。」

黃桂吾留狄賓梁父子小坐，又說：「如今當十的折子錢通行使不動，奉了旨待收回去。行下文來，用這折子錢掣例，咱九十個換；咱上納時，八十個當一兩。」狄賓梁問說：「這折子錢那裡有換的？」黃桂吾道：「東門秦敬宇家當舖裡極多。要是好細絲銀子，還一兩銀子換九十二、三個。」

狄賓梁辭了黃桂吾，回到下處，封了一百四十兩銀子。掌燈時分，還同狄希陳請出黃桂吾來，送了謝禮。黃桂吾收了，替狄希陳寫了掣例的呈子，竟作了候廩名色。又說科舉一次，將呈也不令狄希陳親遞，替他袖了進去。眾書吏明白向學道乞恩。學道惟命是聽，准了呈子，行咨布政司。

狄賓梁同了主人家高沒鼻子，預先的與事例房合庫官並庫裡的吏書都送了常例，打通了關節，專候三三日收銀。

狄希陳想起：「前年娶孫蘭姬的當舖正是那東門裡邊的秦敬宇，浙江義烏人。既說他家有當十的折錢，換錢之際，乘機得與孫蘭姬一面，也不可。況且姑子李白雲曾說，再待三年，還得一面。只怕這就是個偶湊機緣。」

他不等狄賓梁知道，自己走到秦敬宇店內櫃檯外邊坐下，與秦敬宇拱了拱手。秦敬宇見他少年標緻，更兼衣服鮮華，料道不是當甚衣飾的人物。秦敬宇問道：「貴姓？有何事下顧？」狄希陳卻瞞了他的本姓，回說：「賤姓相，繡江縣人，聞得貴鋪有當十的折錢，敬要來換些，不知還有否？」秦敬宇道：「雖還有些，不知要換多少？」狄希陳說：「約三百兩。」秦敬宇道：「只怕三百兩也還有，便是不夠，我替轉尋。但這幾日折子錢貴了。前向原是朝廷要收折子錢回去，所以一切掣納事例都用折錢。那有折錢的人家，聽了這個消息，恨不得一時打發乾淨；恐怕又依舊不使了，一兩可換九十文。若換得多，銀色再高，九十一二個也換。如今折子錢將次沒了，官府膠柱鼓瑟不肯收銀；所以這折子錢，一兩銀子還換不出七十七八個來。」

狄希陳說：「我打聽得每兩可換九十三文，如何數目便這等差的多了？」秦敬宇道：「適間曾告過了，如今就是小鋪還有些，別家通長的換盡了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每兩九十文何如？」秦敬宇道：「這個敢欺麼？別人家多不過是七十八文，小鋪照依行使錢數，若是足色紋銀，每兩八十文算。相公再往別家去商量，不要說八十以上，就是與八十個的，相公也不消再來下顧，就近照顧了別人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是大行大市，你一定不易哄我。你且把一錠元寶收下，待我再去取來。」秦敬宇放在天平內兌了一兌，足數五十兩，寫了一個收帖，交與了狄希陳，說道：「錢在家裡，不曾放在鋪中，如相公用得急，今日日西時到家裡去交易；如用得不急，明日早我在家拱候。」狄希陳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明早我還有小事，不消在家等我，爽快明日晚上些罷。」與秦敬宇約就，分別去了。

回到下處，把折錢騰貴的緣故與狄賓梁說了，狄員外道：「只怕是他哄咱。這一兩差十二三文，三百兩差著好些哩。」狄希陳說：「爹再往別處打聽，要是他哄咱，咱倒出銀子來往多數的去處換去。」

吃了午飯，高沒鼻子走到，前來問說：「咱換了折子錢了？可是咱自己有哩？」狄員外說：「咱自己沒有，正待換錢哩，不知那裡有換的？」高沒鼻子說：「十日前換好來，每兩換到九十二、三文哩。今乃錢貴了，好銀子換七十八、九個；銀色差些，換七十七、八個。如今沒了錢，還換不出來哩。東門裡秦家當舖只怕還有。他還活動些，差不多就罷了。西門外汪家當舖也還有，可是按著葫蘆搗子兒，括毒多著哩。除了這兩家子，別家通沒這錢了。」狄員外聽在肚內，同狄希陳將城裡城外的鋪子排門問去，一概回說沒有，直問到西門外剪刀巷汪家鋪內，問著他，大模大樣，不瞅不睬的，問說要換多少。狄希陳見他大意，做說要換一千兩。

汪朝奉道：「這折子錢不過是納例事用，如何要換這許多？」狄希陳說：「有兩個小價甚是小心，所以每人都要與他納個監生。」汪朝奉道：「沒有這許多了，多不過二、三百兩光景。」狄員外說：「就是二、三百兩也可，待我零碎再換。每兩換多少數？」汪朝奉道：「有帶的銀子麼？取出來看看。看了銀色，再講錢數。」狄員外取出一錠元寶來，汪朝奉接到手裡，看了一看，問說：「銀子都是一樣麼？」狄員外說：「都是足色紋銀。」汪朝奉道：「既是紋銀，每一兩七十八文。」狄員外道：「八十二文罷。」汪朝奉道：「這銀錢交易，那有謊說？」狄員外道：「八十一文何如？」汪朝奉佯佯不理，竟自坐在櫃內。狄員外道：「八十個齊頭罷。」汪朝奉道：「如今錢貴了，等幾時賤些再與盛價納監罷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既是換不出錢來，且叫他開著當舖，營運著利錢，等候納監不遲。」彼此看幾眼散了。回到下處，方知秦敬宇說得不差，高沒鼻子也是實話。

次早，狄希陳又拿了二百兩銀子，叫狄周跟著，約道秦敬宇已到鋪中。狄希陳走到秦敬宇家內客位裡坐起，走出一個十一、二歲的丫頭來，說道：「俺爹往當舖去了，家中通沒有人，有甚話說請往當舖說去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到家裡說去，我是明水鎮的狄相公，你爹約我來家換錢哩。你後頭說家裡知道。」丫頭果然回家去說了。

孫蘭姬聽說，將信將疑，悄悄的走到客廳後邊張了看，一些也不差，真真正正的一個狄希陳，在後邊輕輕的咳嗽了一聲。狄希陳曉得個中機括，把狄周支調了出去。孫蘭姬猛然跑到外面，狄希陳連忙作了個揖。孫蘭姬拜了一拜，眼內落下淚來。狄希陳問說：「這幾年好麼？」孫蘭姬沒答應，把手往後指了兩指，忙忙的進去了，教那丫頭端出茶來。狄希陳吃過茶，丫頭接了茶鐘進去。孫蘭姬把丫頭支在後邊，從新走到客廳後頭，張看沒有別人，探出半截身，去袖裡取出一件物事，往狄希陳懷裡一擦。狄希陳

連忙藏在袖中，看得外面沒人進來，連急走到廳後與孫蘭姬摟了兩摟，親了兩個嘴。

狄希陳仍到前邊坐下，取下簪髻的一隻玉簪並袖中一個白湖綢汗巾，一副金三事挑牙，都用汗巾包了，也得空撩與孫蘭姬懷內。恰好狄周走進門來。狄希陳說：「我們且自回去，等日西再來罷。」孫蘭姬在後面張著狄希陳去了。

狄希陳在袖中捏那孫蘭姬撩來的物件，裡邊又有軟的，又有硬的，猜不著是甚麼東西。回到下處背靜處所，取出來看：外面是一個月白縐紗汗巾，也是一副金三事挑牙，一個小紅綾合，包裡邊滿滿的盛著趙府上清丸並湖廣香茶，一雙穿過的紅綢眠鞋。狄希陳見了甚是銷魂，把那鞋依舊用原來汗巾包裹，藏褲腰之內，見狄賓梁說：「秦敬宇往店中去了，約在日西再去。」

孫蘭姬差人替秦敬宇送午飯，教人合他說道：「有一人來家，說是約他來換錢的，回他去了。」秦敬宇說：「原約過日西開了店回去交易，如何便早來了？你叫家中備下一個小酌。也是三、四百兩交易，怎好空去得？」送飯的人回去說了。

孫蘭姬甚是歡喜，妄想吃酒中間還要乘機相會，將出高郵鴨蛋、金華火腿、湖廣糟魚、寧波淡菜、天津螃蟹、福建龍虱、杭州醉蝦、陝西瑣瑣葡萄、青州蜜餞棠球、天目山筍蕪、登州淡蝦米、大同酥花、杭州咸木樨、雲南馬金囊、北京琥珀糖，擺了一個十五格精緻攢盒；又擺了四碟剝果：一碟荔枝、一碟風乾栗黃、一碟炒熟白果、一碟羊尾筍■桃仁；又擺了四碟小菜：一碟醋浸薑芽、一碟十香豆豉、一碟萵筍、一碟椿芽。一一預備完妥。知狄希陳不甚吃酒，開了一瓶嘗過的酒漿。實指望要狄希陳早到，秦敬宇遲回，便可再為相會。

誰知這個見面的緣法，也是前生注定，一些也教人勉強不得。狄希陳也懷是這個心腸，沒等日西吃了午飯，叫狄周拿了銀子，走到秦敬宇家內，以為秦敬宇這赤天大晌午豈有不在鋪中，早來家中之理。誰知秦敬宇因要留狄希陳小坐，恐怕家中備辦不來，吃了飯，將鋪子托了伙計，回家料理。

狄希陳跨進門去，秦敬宇接出門來，與了狄希陳一個閉氣。讓到客次坐下，吃了兩道茶，狄希陳又取出二百兩銀子兌了。秦敬宇叫人拭桌，端上菜來，狄希陳再三固辭，秦敬宇再三固讓。狄希陳還有不死的念頭，將計就計，依允坐下。誰知秦敬宇在家，這孫蘭姬別要說見他的影響，你就再要聽他聲咳嗽也查不可聞。狄希陳思量得無有可乘之機，還不「三十六計」更待何時？推辭起席。秦敬宇問說：「這錢如何運去？」狄希陳叫狄周回到下處，取兩三頭騾子、幾條布袋，前來馱取。秦敬宇叫人從後邊將錢抗了出來，從頭一一見了數目，用繩貫住，垛成一堆。待不多時，狄周將了頭口，把錢馱得去了。狄希陳也辭謝出門，翹首迴環，玉人不見，甚難為情。秦敬宇又再三請他留號。狄希陳說：「我名喚相於廷，府學廩膳，今來府接納准貢。」秦敬宇必要問他尊號。他說：「號是觀皇。」通是冒了他表弟的履歷。

秦敬宇送了狄希陳回去，孫蘭姬故意問說：「這個來換錢的，你認得他麼？」秦敬宇道：「原不認得他。敘起來，他說是繡江縣人，在明水鎮住，府學的廩膳生員，名字叫是相於廷，號是相觀皇。」孫蘭姬說：「呸！扯淡！我只說你認得他，叫我擺這們齊整攢盒待他！不認得的人，卻為甚麼留他？」秦敬宇說：「休道三百兩的交易，也不可空了他去；這們個少年秀才，又是個富家。人生那裡不會相逢？再見就是相知了。況我常到繡江縣討帳，明水是必由之地，陰天避雨，也是好處。你那攢盒，他又不曾都拿去了，不過吃了你十來鐘酒，這們小人樣！」兩個說笑了一會，秦敬宇依舊往鋪中去訖。狄希陳只因冒了相於廷，恐怕露了馬腳，便不好再到他家，從此一別，便都彼此茫茫，再難相見。

狄希陳換了折錢回去，心猿意馬，甚是難為。等到初三納銀，布政司因接誥命，改到初八；初八又因右堂到任，彼此拜賀，排公宴，又改至十三，方才收了銀子，出了庫收，行文本縣，取兩鄰里老並府學結狀。父子在省整整的住了一月，方才回家。

這援例納監，最是做秀才的下場頭；誰知這渾帳秀才援例，卻是出身的階級。狄希陳納了准貢回去，離家五里路外，薛教授備了花紅鼓樂，做了青綢圓領，備了果酒，前來迎賀。連春元父子、相棟宇父子、崔近塘、薛如卞兄弟並莊鄰街裡都備了賀禮，與狄員外掛旗懸扁。狄員外家中照依進學的時節設了許多酒席，管待賓朋。坐首席的一位老秀才，號是張雲翔，年紀九十一歲，點了一本《五子登科記》，大吹大擂，作賀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往城裡見縣公，送了八大十二小一分厚禮。點收了絨簾二牀，犀杯一隻，姑絨一匹，蜜蠟金念珠一串。簷下留了茶。又送該房一兩銀，央他在縣公面前攛掇，要與他扯旗掛扁，許過行了旗扁，還要重謝。該房慫恿，縣公起先作難。該房稟說：「這是朝廷開的新例，急用此項銀兩充餉。這初時節若不與他個體面，後來便鼓舞不動。」縣公依允，即時吩咐做「成均升秀」的扁，「貢元」的旗，彩亭羊酒，差禮工二房下到明水與狄希陳行賀。狄賓梁預先又央了該房，要請一位佐貳官下鄉，好圖體面。縣尊委了糧衙臧主簿同來，狄賓梁在本家辦了酒席管待主簿；間壁客店設席管待二位該房；前麵店房管待行人。主簿該房酒席都有戲子樂人。散席時候，二位該房，每位二兩；一切行人俱從厚優謝。

次早，狄希陳仍備了禮謝縣公，謝主簿。縣公點收了銀鼎杯二隻、銀執壺一把、縐紗二匹。主簿收了兩匹潞綢、兩匹山繭綢、一副杯盤、兩牀絨簾、十兩折席，讓坐留茶。主簿自敘，說也是准貢出身，他也是廩膳援例，科過了三遍舉，說他遭際的不偶：「甲子科場裡本房已是薦了，只因一場表裡多做了兩股，大主考就把卷子貼出來了，掛出榜來只中了一個副榜；丁卯那一科，更造化低，已是取中了解元，大主考把卷子密密層層的圈了，白日黑夜拿著我的卷子看，臨期把我的卷子袖在袖子裡忘了，另中了一個解元。後來我見他那卷子，圈點的那如我的兩篇？《孟子》的文章，抹了好幾筆，三篇經文章也通沒有起講。叫我說：『這文章怎麼中的解元！』我要合他見代巡。那大主考恐怕皇上知道，再三的央我說：『前程都有個分定的，留著來科再中解元罷。叫他把牌坊銀子讓了兄使。』我說：『豈有此理！既是老大人這等說，生員狗屁也不放了。』我仔細想來：頭一科已是中了，神差鬼使的多做上兩股，不得中；後一科已是中了解元，被人奪去。這是命裡不該有這舉人的造化了。遇著這納貢的新例，所以就了這一途，敝縣的縣公合宗師都替我贊歎，都說可惜了的，也都不稱我是甚麼『齋長』，都稱我是『俊秀才』。這『俊秀才』的名色也新呀。」

「後來上京會試，吏部裡又待考哩。其實拿著自己的本事考他下子好來，吃虧那長班狗攘的攛掇說：『這准貢的行頭，考得好的，該選知州知縣推官通判哩。爺不消自己進去，受這辛苦做甚麼？有專一替人代考的人，與他幾兩銀子，他就替咱考了。』誰知造化低的人，撞見了個不通文理的人，《四書》本經都不記的。出了個《孟子》題是『政事冉有季路』。他做的不知是甚麼，高高的考了個主簿。掛出榜來，氣了我個掙！我說：『罷了，罷了，天殺的殺了我了！』無可奈何的選了這裡來。」

「說不盡敝堂尊認的英雄，我頭一日到了任，他沒等退堂，只是對著門子書辦誇我說：『你三爺真是一個豪傑，可惜做這們個官，不屈了這們個人品？我必欲扶持他，薦本還教升個知縣，』每日准十張狀，倒足足的批八張給我。咱讀書的人，心裡明白，問的那事，就似見的一般，大小人都稱我是『臧青天』。咱把那情節叫管稿的做了招，我自提起筆來寫上參語，看得其人怎麼長，該依擬問徒；其人怎麼短，該依擬問杖；多多的都是有力。咱不希罕他一點東西，盡情都呈到堂上去。行下發落來，咱收他加二三，堂上又喜咱會幹事，百姓又喜咱清廉，昨日已許過我升的時節要與我剝靴哩。」

「昨日考童生的卷子，二衙裡到是個恩貢，只分了三百通卷子與他；四衙裡連一通也沒有；這七、八百沒取的卷子，通常都叫我拆號。我開了十個童生上去，一個也沒遺，都盡取了。就是昨日委我與兄掛扁，這都是堂尊明明的照顧。這要不是堂尊委了我，兄為甚送我這禮？瞞不得兄，實縣自從我到，那樣的『國順天心正，官清民自安』的？兄這青年就了這一途，省的歲考淘那宗師的氣，京裡坐了監，就熱氣考他下子，勤力自己進去，怕是進去，僱個人進去替考。只是要僱的著人才好，象我就是吃了人虧。這要走差了路頭，再要走到正路上去就費事了。雖是堂尊許說，待他去了就要保升我坐轉這裡知縣哩，你知道天老爺是怎麼算計？兄臨上京的時節，我還到貴莊與兄送行，還有許多死手都傳授給兄。正是『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』。」

說完，狄希陳辭了回家，將臧糧衙的話從頭學了一遍，說的狄員外滿面生花，薛教授也不甚為異。後來傳到連舉人耳朵，把個連舉人的大牙幾乎笑掉，罵了幾聲「攛掇咒的眾生」。正是：酒逢知己知杯少，不遇知音不與談。狄希陳如何上京，如何坐監，且聽下回再說。

